

泳齋近思錄衍註

六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八 凡二十五條

代郡楊 伯也 彥瞻

君道

濂溪先生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踈也伯也曰親者難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其志不同行

伯也曰睽次家人復次无妄皆卦之序也則謂物之可視以為則者猶俗言準則與則例

也睽彖二女謂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說而內猜嫌故同居而異志

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媯汭伯也曰釐理也降下也媯水名汭水

北所居也舜可禫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于

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焉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通書

明道先生言於神宗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

君道

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
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
反側於由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 堯 舜
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
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
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惟 陛
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 堯 舜之
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則萬
世幸甚

三十四

行在卷之六

三

以霸道不自知邾之前於席秦雖富強而秦
之本撥矣太子見漢宣帝以刑繩下勸以宜
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
道雜之柰何純任德教漢雖號為中興而漢
之脉微矣

伊川先生曰當世之務所尤先者有三一曰立
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筭
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
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
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此三者本也制於
事者用也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為本所謂立

君道

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爲可
必信先王之治爲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
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

比之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傳曰人君
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
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
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
親比於上若乃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
下之比其道亦已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

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
固不煦煦然求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
者從而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
以其民皞皞而莫知爲之者非唯人君比
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
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
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
求其比己也在朋友亦然修身誠意以待之
親己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

合以求人之比己也於鄉黨親戚於眾人莫不皆然三驅失前禽之義也

易傳下同

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

伯岳據履

君以辨上

象曰上天下澤

後世

自庶士至于公卿曰志于尊榮農工商賈曰志于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

二十九

行註卷之八

日

...

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傳曰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為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無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則無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蓋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

君道

故曰用馮河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寬容
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
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爲也
觀盟而不薦有孚顒若傳曰君子居上爲天下
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如始盟之初勿使誠意
少散如旣薦之後則天下莫不盡其孚誠顒
然瞻仰之矣

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
者皆由有間也無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

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爲間
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
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去其間隔而合之則
無不和且治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

噬嗑亨利用獄象曰頤
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

大畜之六五曰豮豕之牙吉傳曰物有總攝事
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
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
豮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若強制其牙則用

力勞而不能止若殞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
躁自止君子法殞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
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源故
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
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飢寒雖刑
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
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
農桑之業知廉耻之道雖賞之不竊矣

解利西南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傳曰

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
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當
濟以寬大簡易乃其宜也既解其難而安平
無事矣是無所往也則當修復治道正紀綱
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反
正理也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爲
也既安定則爲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
既除則不復有爲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
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有攸往夙吉謂

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爲之乃吉也當解而未
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爲
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

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
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
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
非能爲物作則也唯止之各於其所而已

據良其止
止其所也

允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

卷二十四字

衍註卷之八

七

九運

至正至善者也若夫違道以千百之譽者
苟說之道違道不順天干譽非應人苟取一
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說於
民如天地之施感之於心而說服無斁

伯岳
允

之彖曰允說也剛中而柔外說
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

天下之事不進則退無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
而止矣無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
也聖人至此柰何曰唯聖人爲能通其變於
未窮不使至於極也 堯 舜是也故有終

而無亂伯喆據既濟之繇曰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

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

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

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也雖時且義必

書見勞民為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

慎重於用民力矣伯喆曰春夏秋當農之時

以為不時至冬則農工既畢無妨民事故左氏例

氏例以為得時若隱七年夏城中丘栢五年

平陽定六年冬城中城是雖得時而亦書也

伯喆據左傳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謂

周十一月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之事也火

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南至而畢周十一月

即今九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火見者大火

心星次角亢見者詩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

爾雅曰營室謂之定鄭氏曰定星昏中而正

於是劉氏曰建亥之月定星方中致用者致

築作之物水昏正即今十月定星昏而中也

裁者樹板幹而興作日南至日南至微陽始動

故息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為教之意

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闕宮非不用民力也然

而不書二者復古興廢之大事為國之先務

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知

君道

爲政之先後輕重矣

經說下同

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唯此二端而已

明道先生曰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

遺書下同

爲政須要有紀綱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謹權量皆不可闕也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

唐有天下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

正無君臣父子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

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伯岳曰太宗初欲起

義兵高祖未從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高祖因從容言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為

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并誅為此急計耳殺建成元吉廢太子承乾寵魏王泰立皇子明

為曹王明母楊氏巢刺王之妃也有寵於帝太宗手殺元吉曾不愧耻復納其妃惡莫大

焉以明繼元吉後是章其母之為弟婦也三代之君莫不修身齊家以正天下而唐之人

主起兵而誅其親者謂之定內難偏父而奪其位者謂之受內禪閨門無法不足以正天

下亂之也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大者也

本朝大綱正萬目亦未盡舉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

而爭自息外書下同

明道先生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

官之法度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繫乎人

君仁不仁耳離是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

其政豈待乎作之於外哉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

君道

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
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
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
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
大臣其孰能之

橫渠先生曰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
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
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

耳

正蒙
下同

子年

衍義卷之八

十一

格致

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
為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之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書曰朝廷以道學政術為
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巽之謂孔孟
可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邪將以其所
不為而強施之於天下歟大都君相以父母
天下為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
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
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為

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為秦漢之少恩必
不為五伯之假名巽之為朝廷言人不足與
適政不足與間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
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
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

文集

伯夷曰適過也間非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
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
非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適行政之失不
足非間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
正以歸於正而
國無不治矣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八

涿齋近思錄衍註卷之九

凡二十六條

代郡楊 伯昂 彥瞻

治法

禮樂冠

兵刑昏

學校喪

井田祭

封建

濂溪先生曰古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伯昂

曰綱綱上大繩也三綱者夫為妻綱父為子綱君為臣綱也

九疇叙伯昂

曰九

疇疇類也

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

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

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

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

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

世禮法不修刑政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

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

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

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

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

至治者遠哉

通書

明道先生言於 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

才為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

治法

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
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俾朝
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
理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
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
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
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
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
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為太學之

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
州賓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
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
孝悌有廉耻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

同下

明道先生論十事一曰師傅二曰六官三曰經
界四曰鄉黨五曰貢士六曰兵役七曰民食

八曰四民九曰山澤

舊註

修虞

十曰分數

舊註

冠昏喪祭車服器用等差

其言曰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

治法

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徇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

伊川先生上疏曰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

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傳之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踈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臣以爲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今既不設保傳之官則此責皆在經筵欲乞 皇帝在宮中言動服食皆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

舊註文集遺書云某嘗進說欲令

上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
宮人之時少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伯
據文王世子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
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
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立太
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
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
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
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
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
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

伊川先生看詳三學條制云舊制公私試補蓋
無虛月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
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

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
下道德之士及置待賓吏師齋立檢察士人
行檢等法又云自元豐後設利誘之法增國
學解額至五百人來者奔湊捨父母之養志
骨肉之愛往來道路旅寓他土人心日偷士
風日薄今欲量留一百人餘四百人分在州
郡解額窄處自然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愛
之心息其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又
云三舍升補之法皆案文責跡有司之事非

庠序育材論秀之道蓋朝廷授法必達乎下
長官守法而不得有爲是以事成於下而下
得以制其上此後世所以不治也或曰長貳
得人則善矣或非其人不若防閑詳密可循
守也殊不知先王制法待人而行未聞立不
得人之法也苟長貳非人不知教育之道徒
守虛文密法果足以成人才乎

明道先生行狀云 先生爲澤州晉城令民以
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

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
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癯
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
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
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
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
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
有耻

萃王假有廟傳曰羣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

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摠攝眾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獺能祭其性然也

易傳

古者戎役再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遣次戎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戎者皆在疆圉

乃今之防秋也

經說

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

遺書下同

韓信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

伊川先生曰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亦能有幾人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堅卧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

舊註

一年有一年工夫

喪服小記曰別子為祖別子謂諸侯之子庶子不得稱先
後世為始祖也別子謂之子別子者公子為其族謂別
君所繼別為宗謂別子之宗繼禰者為小宗謂別
宗庶子之長為其昆弟為宗也謂之小宗者
以其將遷也亦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
謂小宗也小宗皆至五世或繼高祖或繼曾祖或
繼祖或繼禰皆至五世則遷是故祖遷於上或
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
五世者謂上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
之子則合遷徙不得與族人為宗故云有五
世則遷之宗四世之時尚事高祖至五世之
時謂高祖之父不為加服是祖遷於上四世
之時仍宗三從族人不為加服是祖遷於上四世
之各自隨近為宗是宗易於下東坡曰秦漢
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復宗四從族
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天下小宗之法存而
莫之行此甚可惜也今夫天下所以不重族而

五十六

衍註卷之九

七

全通

者有族而無宗也而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合族
不可合則雖欲親之而無由也族人不合族
親則忘其祖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
之散而忘其宗也故莫若復小宗使族人相
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故死則為之加服犯之則
以其服坐貧賤不敢輕而富貴不敢加之冠
昏必告喪必赴此非有所難行今夫良民之
家士大夫之族亦未必無孝悌相親之心而
族無宗子莫為之糾率其勢不得相親是以
世之不相赴而無盡而民遂往來冠昏不相告
死不相赴而無盡而民遂往來冠昏不相告
兄弟相訟然則王
道何從而興乎

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
往親未絕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

治法

行之其術要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分割了祖業使一人主之

凡人家法須月為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韋

家宗會法可取也每有族人遠來亦一為之

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為禮使骨肉之意

常相通骨肉日踈者只為不相見情不相接

爾

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獺皆知

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

三十五字

衍註卷之九

八

七

先祖甚不可也某嘗修六禮大略家必有廟

舊註庶人廟必有主也舊註高祖以上即當祀

立影堂人以影祭或一髭髮不相似月朔必薦新舊註

則所祭已足別人大不便舊註止於高祖旁親冬至

薦後食時祭用仲月舊註無後者薦之別位舊註冬至

祭始祖舊註冬至無主於廟中正位設一初生民

考姓立春祭祖先舊註立春生物之始也舊註非

一人也亦無主設季秋祭禰舊註季秋成忌

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

治法

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

知禮義伯夷據王制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

家惟享太廟用孟月自周六廟濮王廟皆用仲月以此私家不敢用孟月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地美則其神靈安

其子孫盛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

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

之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

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措之用心也惟

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

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

及舊註一本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

其宅兆而安厝之謂卜地決其吉凶耳非如今陰陽家相其山崗風水也國子高曰葬者

藏也又曰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明無地不可葬也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

三月士踰月而葬蓋以會葬者遠近有差不得不然也然禮文多云三月而葬蓋舉其中

制而言之今五服年月敬贏兩不克葬壬午日而葬按春秋己丑葬敬贏兩不克葬庚寅日

中而克葬何嘗擇年日時也葬於北方北首

何嘗擇地也考其禍福與今不殊世俗信葬師之說既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以為

子孫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盡繫於此又葬書

或子孫衰替忘失處所遂棄捐不葬者凡人

治法

四至

衍註卷之九

九

潘文本

孫所貴身後有子孫者正為收藏形骸耳其子
 仁者見而殮之邪人之祿命固已定於初生
 矣豈因殯葬而可改而世俗信之惑矣使殯
 葬實能致人禍福為子孫者豈忍使其親臭
 腐暴露不葬而自求其利邪悖禮傷義無過
 於此然孝子之心慮患深遠恐淺則為人而
 相深則濕潤速朽故必擇土厚水深之地而
 葬之世所擇必數處者非盡以備卜之不吉故也或
 曰世所擇必數處者非盡以備卜之不吉故也或
 以家貧未能歸葬故也予應之曰子路曰傷
 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傷
 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禮注還猶疾也謂
 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注還猶疾也謂
 不及其日月又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
 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乎齊夫子曰有母
 過禮苟亡矣歛手足形還葬懸棺而窆人豈
 有非之者哉昔廉范千里負喪郭原平自賣

王九
 行註卷之九
 十
 三十一

營墓豈待豐富然後葬其親哉近世河中進
 士周孟家貧改葬其親騎驢出城一僕荷鋪
 隨之取其親之骨掘深坎埋之而歸此雖不
 及於禮比於不能葬其親者猶賢矣在禮未
 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寢苦枕塊蓋閱親之
 未有所歸故寢食不安柰何捨之出仕食稻
 衣錦不知其何以為心哉世人有遊官歿
 於遠方子孫火焚其柩收燼歸葬者夫孝子
 愛親之肌體故歛而葬之殘毀他人之尸在
 律猶嚴况子孫乃悖而葬之如是其始蓋出於羞
 胡之俗浸染中華行之既久習以為常恬然
 莫恠豈不哀哉延陵季子適齊其子死葬於
 贏博之間骨肉歸復于土命也竟氣則無不
 之也孔子以為合禮必也不能歸葬葬于
 所在可也子細切窆彼歛切

正叔云某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人

家化之

今無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
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
子弟從父兄今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且
如漢高祖欲下沛時只是以帛書與沛父老
其父兄便能率子弟從之又如相如使蜀亦
移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之只
有一个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不亂也
若無法以聯屬之安可且立宗子法亦是天

理譬如木必有從根直上一榦亦必有旁枝
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
之勢也然又有旁枝達而為榦者故曰古者

天子建國諸侯奪宗云

已上並遺書

邢和叔叙明道先生事云堯舜三代帝

王之治所以博大悠遠上下與天地同流者
先生固已默而識之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
為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
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

防戍城寨斥候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
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 先生可

謂通儒全才矣 附錄

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 外書伯岳據外

是八分書是他見得又有學律者言今人折
言破律 正叔謂律便是此律否但恐非也
學者以傳世以來未之能改也惟近年改了
一字舊言指斥乘輿言理惡者死今改曰情
理亦非也今有人極一場凶惡無禮於上猶
不當死須是反逆得死也耶八分書者八分
也 近理也

橫渠先生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

三三三 行註卷之九 十一 張佐

術見三王方策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為能

識其遠者大者素求預備而不敢忽忘 文集下同

肉辟於今世死刑中取之亦足寬民之死過此

當念其散之之久

呂與叔撰 橫渠先生行狀云 先生慨然有

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
急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
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
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

治法

者眾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正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

橫渠先生爲雲巖令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爲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

行狀

橫渠先生曰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似相踈其實如此乃能父相親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爲得一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同宮有叔父伯父則爲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爲

父者又烏得而當之父子異宮為命士以上
愈貴則愈嚴故異宮猶今世有逐位非如異
居也 樂說

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

語錄
下同

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九

治法

